

## 散文一题

意之境

◎古阳

雨

夜里听雨。听冷雨打在生硬的玻璃上,莫名感到有些残酷。可能每一滴雨都是一个流浪者,在旷荡的天地间身不由己。砸在故宫雕花的琉璃瓦上,也砸在山路边无名的牛粪上。

每一阵雨下都有很多故事。有人失恋了,也有人刚生了胖娃娃;有人死去了,老伴的哭声在雨中若隐若现;也有人在雨中浪漫的求婚成功,激动地相拥在一起。这些都是故事,很多很多故事。可惜我不能知道其中的百分之一。

有时,我也期盼雨。那大多是我想独处的时候,雨就是一道朦胧的门帘,轻轻地,绝不勉强地把两幢楼分隔开来,让人心安理得地守在其中,足不出户。不想工作,不想爱人,所有的种种被温柔地拒在外面。这样最好,不伤害彼此,在默契中得到心安理得的悠闲,做自己喜欢的事,或许只是喝一杯茶、看一本书,或许什么也不做。这时,我是喜欢雨的。

这种小情小调讲起来实在有些不好意思,只能悄悄地对你讲,朋友。你若愿意找到真情真意,你真该去田头走走。农夫对雨的喜爱或憎恨才是如此有理有据。及时而适量的雨水直接影响地里的收成。在干旱的夏日,他们手搭凉棚,眺望远方的云彩,希望找到一丝关于雨水的信息。这简单的表情,我的心也便揪起来了,也热切地期盼雨。盼望下一阵好雨,一阵及时雨,这个愿望自然而深沉。跨过数千年,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期盼的。他们可能围着兽皮或者树叶,手指粗糙而有力,仰起头也是如此期盼。想到这个,我觉得分外美好。

听雨

雨是最唠叨的了。它跟每一片瓦,每一块土地都有话说。你听它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,这中间却有无数种声音,甚至每一滴雨的声音都是不同的。打在铁皮上的声音是清脆热烈的,像是新交的朋友。打在瓦上的声音是低沉舒缓的,像是故交重逢。打在玻璃上是戛然而止的,像是心碎的恋人。打在土地上的声音最是要认真听,很轻很淡,像是一对老夫老妻,不需要什么言语,因为彼此已经深深地嵌入对方的生命。还有打在水面上的,打在树叶上的,打在花朵上的,打在飞鸟的翅膀上的。

可是这些声音都是无关紧要的。在饥饿生病的时候,没想听。在烦心忧愁的时候,不想听。在喧嚣忙碌的时候,不能听。在孤单害怕的时候,不敢听。人生中可能要经历一万场雨,但我们真正听到的寥寥无几。

或许半夜被雨声吵醒才是天赐的良机。这时,你被雨包围,屋顶、墙壁、窗户、车棚到处都是雨声。想再睡去,一时却又不能,被子外面有点薄薄的寒意。你眯着眼睛,听雨点汇成水柱汨汨流去,听风在雨线里穿梭,听远处若有若无的狗吠和车鸣。

如果认真听,或许一场无关紧要的雨也是可以回味一辈子。

◎沈洪

某日,时近中午,先生从外面办完事回来,我已经读了两个小时的《庄子》,仍意犹未尽,只是对《天道》中的“鼠壤有馀蔬而弃妹之者,不仁也”那一句感到费解,百度了下,似乎都是陈鼓应教授的解释,但是我总觉得不是特别妥帖。

放下书,喝口茶,和先生闲聊,突然很想念保国寺的桂花。以前每当秋天,我们都去那里赏桂。先生建议来场说走就走的“旅行”,于是背起布包,装几只香甜的橘子,驱车前往。

恰逢节假日,原本寂静的保国寺很热闹,游人如织,小摊一家挨着一家,连绵几百米,既有当地的农作物出售,也有煎饼果子等简单吃食。说来奇怪,我一向爱静,看到人多就觉得扫兴,但那天却觉得挺好的。襁褓中的婴儿在父母怀里沉睡,蹒跚学步的幼儿可爱,梳着小辫子的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跟在父母后面一蹦一跳地跑着。小摊多也挺好的,为了家中生计,引车卖浆,本是千年常景,只要处理好垃圾问题,不占道影响交通,就是和谐一景。

桂花已经开始谢了。山风微凉,阳光斑驳泻下,温度适宜。殿前的空地是大家的最爱,游人大多坐在石凳上休息聊天。买了点茶叶蛋、肉串当午餐。旁边一家子正聊得开心,听到有趣处,不觉和先生相视一笑。

四处闲逛,这里来过多次,连池里的乌龟都熟稔,两人傻乎乎地看着乌龟们晒太阳。只见它们一只只悠然悬浮着,偶尔,用右前爪轻拨水面,身子缓缓转向。要说慢生活,它们绝对第一。寺内有局部整修,既有通过高科技的光影展示建寺过程,也有其他著名塔寺的模型,简明扼要地点出其建筑特色以及和我们保国寺某种渊源。仔细阅读,认识构件的名字和形状,以一颗虔诚的心重新认识自己很熟悉的场景。

寺内还有些小小的展览。明清的砖雕,宁式的家具等。我在一红木书橱面前伫立良久,典雅的式样,精美的木雕,无法言说的沉稳风范,我几乎能感觉到当初制作它的匠人内心的喜悦和骄傲了。

信步出了寺门。择山脚下一石凳,两人坐上半天。无语。闭目,放空脑子。唯有风。静默中,似与万物同化,成为了山间一株草。

## 好时光

即兴曲

◎杨东标

一月三十日,正是癸巳除夕,我终于把《此心光明——王阳明传》的初稿,画上了句号。窗外,焰火鞭炮已经响亮起来了,在温馨而朦胧的夜色里,闪烁着五彩的光华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心里想,我可以轻松地过个年了。算算日子,这本书写了一年有余。如果从2005年创作《王阳明》的剧本算起,我对王阳明的认识和投入,时间则更长。

可以说,这是我写作生涯中写得最为艰苦的一部书。长篇文学传记与戏剧是两回事,虚构的空间完全不一样。要花更多的精力于史料研究上。桌面上的那两本上下册《王阳明全集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,是我写作的主要参考依据。墨绿色封面,布质包装,已被我因无数遍的翻阅而破裂。翻开书页,用红笔划的杠杠,以及对古文的注释,考证,密密麻麻,几乎让繁体字排列的本来已经拥挤的纸面透不过气来。一次,一位老同志看到我的这本《王阳明全集》,感叹地说,现在哪里还有这样读书的?他当然不知道我的用心良苦,如果不是这样“啃”下来,嚼个粉碎,消化成营养,如何能动笔?尤其是其中的《年谱》。《年谱》是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编撰的,它基本上准确地记录了王阳明的一生。钱氏功德无量,如若没有这份《年谱》,后人研究王阳明一定会困难得多。毕竟许多事件都是钱德洪的亲身经历。即使其中有些细微的出入,也是当今研究、撰写王阳明文章的必读依据。从这一点来说,我的这本传记体现了真实性,所写的内容都有其出处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好这本传记。衡量一部传记文学是否成功,主要是看传主的形象是否塑造成功,这是无疑的。既然是一种文学形态,当然离不开文学的一些基本元素,比如形象、感情、语言、细节描写、内心刻画等。而准确生动地把握传主的精神气质、性格特征我以为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不仅要写出传主的生平经历和成就,更要塑造他鲜明生动的个性形象。我的努力目标是必须与传主王阳明心灵的接通。王阳明一生的命运跌宕,感情起伏,喜怒哀乐,是我必须全力关注的。为此,我花了很大的功夫。大量遗存的史料中,包括王阳明自己所撰写的各类文字——书信、诗赋、序言、奏疏、公移等,都透露着他生命的气息,停留着他睿智的目光,我以为捕捉到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有了这一点,才能合理想象,适度渲染,有所开掘。

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是如何认识王阳明的心学。心学是什么?它是如何产生的?是不是属于唯心主义?它的当今意义又是什么?等等。

我对哲学没有什么研究。想研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中国古代哲学是一门极其复杂、令人望而生畏的学问。但你也不能不面对。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内部的一个学派,更确切地说,它是对立于程朱理学的一个学派。中国古代哲学,不同于西方的哲学,其核心是教人做圣贤做君子的学问。要解决如何做圣人,必定面对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内心诸多碰撞与和谐。这是古代哲学的基本内涵,也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内涵。那时候还没有唯物和唯心之分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后来十八世纪的事,离王阳明时代又过了两三百。我们怎能以唯物主义去要求王阳明?任何哲学流派都是一定时代、文化和环境的产物。作为儒学的一种学派,它既有合理存在的理由,又有其时代的局限。我们怎能以现在的哲学准则去要求它呢?你能简单地划定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或是唯心的吗?任何哲学,都是对立统一的产物,往往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,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,更具有这种特性。儒、释、道三家之间的相互交锋又相互吸取,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脉络,便是最好印证。

写王阳明,绕不开心学,但也不能把文学传记演绎成对心学的解说。这样的文字,一定是枯燥乏味的。读者很难阅读。读者需要形象、感情、细节。所以我想,心学还是留给中国古代哲学专家去研究吧,我写的是文学传记,只能把枯涩的理论简化,形象化。

写王阳明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过程,也是一个磨炼心志的过程。我常常觉得力不从心。所幸的是,我的书稿得到了编委会的认可。中国作家协会为了《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》丛书的出版,组织了一个由卓有成就的史学专家和文学专家组成的评审机构,对书稿进行了严格的把关。我的书稿竟然一稿被通过。审读我的书稿一位是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,一位是文学专家张水舟先生,我没有想到,两位专家给予我的作品如此高的评价。让我有点感动。但是我心里清楚,王阳明真不是随意可以写的,这是一部浩瀚大书。对于我来说,没有句号。

## 我写王阳明

名家走笔